

庾仲雍生平补证及其地记数种考论与辑补*

张帆帆

提 要：庾仲雍是六朝时期一位颇为多产的地记作家，撰有《湘州记》《荆州记》《江记》《汉水记》《寻江源记》等。前人多以为庾仲雍是刘宋或晋宋之际人。庾当是东晋司空庾冰之子，颍川鄢陵（今河南许昌）人，穆之为其名，仲雍为其字。其所作诸种地记当成书于东晋太元二年（377）以后，其或不入宋。前人多有将庾仲雍与梁庾仲容相混者，显误。庾仲雍《江记》《汉水记》后世无辑本，其《湘州记》《荆州记》《寻江源记》虽有诸家辑本，但误漏较多。对庾仲雍诸记存疑条目予以梳理考察，对其散佚条目进行辑补，期望对六朝地记整理与研究有所裨益。

关键词：庾仲雍 地记 考证 辑补

魏晋南北朝时期，地记蓬勃发展，成为史部文献的一种重要类型。彼时某些文人或有数种地记存世，后代文献征引同一作者的不同地记作品时，或不著其篇目，或不言其作者，使我们在判断有些地记条目的归属时难免困惑。今所见庾仲雍地记作品有5种，后代文献征引其地记时，或言“庾仲雍曰”，或仅言其篇名而不标作者。此类条目或易与其他地记作者的同名地记相混。有关问题皆需要梳理。而关于庾仲雍的生活年代，古今争议也较大，本文拟从此谈起。

一 庾仲雍生活年代补证

庾仲雍，史书无传，但著述颇丰。《隋书·经籍志》载其有《湘州记》2卷、《江记》5卷、《汉水记》5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并记其有《寻江源记》5卷。另外，史志未著录，但唐宋诸书所引还有庾仲雍《荆州记》1种。唐宋各家类书及地理书等多征引庾仲雍《荆州记》《湘州记》。此外，《北户录》卷1、《岳阳风土记》、《太平寰宇记》卷117、《舆地纪胜》卷69等所引又有庾穆之《湘州记》及庾穆之《荆州记》2种。《艺文类聚》卷7所引庾仲雍《湘中（州）记》与《太平寰宇记》卷117所引庾穆之《湘州记》同，二书作者当为一人（考证详见下文）。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首次提及此证：“庾仲雍始末未详，似即新野庾氏。”“章氏（指章宗源）考证《初学记》‘天部’‘地理部’，《御览》‘天部’‘地部’并引庾仲雍《湘州记》，又《御览》‘地部’引‘君山’一事，称庾穆之《湘州记》，又曰《艺文类聚》山部引一事，称庾仲雍《湘中（州）记》……似庾穆之即仲雍也。”^①唐长孺《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一文认同此说：“按雍、穆名字相应，姚氏的推测可信。”^②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亦认同此说。^③孙启治、陈建华《古佚书辑本目录》亦认为二者为一人：“古人名、字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魏晋南北朝私撰史籍与文学之关系及其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3BZW056）阶段性成果。

①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58页。

② 唐长孺：《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166—167页。

③ 参见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中华书局，1962年，第473页。

相应,大约穆之为名,仲雍其字,或以字行。”^①

前人对庾仲雍即庾穆之一说多无疑议,但关于其生活年代,各家所言不一。清陈运溶《麓山精舍丛书》辑庾仲雍《湘州记》《荆州记》时称其为刘宋时人,^②不言理由。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亦同此说。^③唐长孺仅推测庾仲雍为梁以前人,但不言其具体生活年代:“庾仲雍是一个专精荆、湘地理的专家,他的事迹一无可考,亦不知何时人,但殷芸、酈道元皆引他的著作,当是梁以前人。”^④刘纬毅先生《汉唐方志辑佚》以为庾仲雍《湘州记》是晋时人,^⑤但未说凭据。鲍远航《庾仲雍〈湘州记〉考证与辑补》一文认为庾仲雍是东晋或晋宋之际人,他称《隋书·经籍志》“地理类”的体例,基本上是按时代先后著录书目,并言《湘州记》在《隋书·经籍志》中的编排位置是“在晋世撰《三辅故事》等书目之后,晋宋之际谢灵运撰《居名山志》之前”^⑥,从而得出庾仲雍为“东晋或晋宋之际人”的结论。但观《隋书·经籍志》所载各地理类书目,并非全按朝代先后排列,谢灵运《居名山志》之前,有宋侍中沈怀文撰《随王入沔记》,而《随王入沔记》后又有汉扬雄《蜀王本纪》。以此来判定其生活年代,证据或不充分。

笔者以为,庾仲雍为东晋时人,应不入宋。他名穆之,字仲雍,颍川鄢陵(今河南许昌)人。并且,其诸种地记当成书于东晋太元二年以后。此补充证据两条。《元和姓纂》载:“魏襄城令庾乘,生太子中大夫遁,并见《晋书》,遁孙琛,晋会稽内史,生亮、冰、翼。亮,东晋司空、永昌公;冰,都乡公,生穆之。”^⑦按《元和姓纂》此说,庾穆之为晋司空庾冰子,穆之当为其名,仲雍为其字,其为颍川鄢陵人,而非姚振宗所言出新野庾氏。宣统《湖北通志·外编》疑庾仲雍为新野庾舆,但言“不可考”。庾穆之(仲雍),生卒年不详,其父庾冰(296—344)于晋康帝在位(343—344)时为车骑将军,以本号除都督江、荆、宁、益、梁、交、广七州、豫州之四郡军事。庾仲雍其时或跟随其父都督诸州事,并熟悉诸郡地理,后各记陆续成书。另外,《北堂书钞》卷129载庾仲雍《荆州记》:“刘盛公,枝江人,桓司空临州,与上佐游于灵溪,盛公诣市,还着练帽、布裙、荷屐,诣桓司空也。”此处所言桓司空,即桓豁。桓豁尝为黄门郎、荆州刺史,太元二年卒,卒后追赠司空,庾仲雍《荆州记》此处称“桓司空”,当其《荆州记》成书至少在377年以后。并且,庾冰卒于344年,其生年不可能晚于此时,所以其入宋的可能性较小。其诸记皆应作于东晋后期。

庾仲雍,后人或有将其与梁庾仲容相混者。清吴兆宜《玉台新咏笺注》卷10载:“梁南平王世子恪除雍州刺史,宾客有江仲举、蔡远、王台卿、庾仲雍四人,俱被相遇,台卿诗多与简文唱和。”此处所言“庾仲雍”,《梁书》实作“庾仲容”,吴兆宜显误。类似的错误别人也犯,如清沈青峰雍正《陕西通志》卷74谓:“《汉水记》五卷,尚书左丞川颖(当为‘颍川’)庾仲雍撰。”《汉水记》为庾仲雍撰,但尚书左丞为梁庾仲容官职。《陕西通志》显然是将二者混为一人。另外,民国年间天水冯国瑞所辑郭仲产《秦州记》序则称:“州记之作,章氏《隋书经籍志考证》以为梁庾仲雍作(《梁书》作‘仲容’),考《梁书·庾仲容传》,仲容,颍川鄢陵人,太

① 孙启治、陈建华:《古佚书辑本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93页。

② 参见陈运溶:《麓山精舍丛书》,王谟:《汉唐地理书钞》,中华书局,1961年,第430页。

③ 参见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5—26页。

④ 唐长孺:《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第167页。

⑤ 参见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123页。

⑥ 鲍远航:《〈湘州记〉考证与辑补》,《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⑦ 林宝撰,岑仲勉校记,郁贤皓、陶敏整理:《元和姓纂》,中华书局,1994年,第891页。

清时卒，抄诸家地理志书二十卷，行世《经籍志》有仲雍《湘州记》二卷。”^①其亦将庾仲雍与梁时庾仲容相混。按庾仲容，《梁书》有传，其为晋司空庾冰六代孙，祖徽之，宋御史中丞；父漪，齐邵陵王记室。而庾仲雍（穆之）为庾冰子，二者相差数代，其不为一人明也。冯国瑞或以为《梁书》载庾仲容“抄众家地理书二十卷”与各史志所载庾仲雍《湘州记》2卷、《江记》5卷、《汉水记》5卷、《寻江源记》5卷等卷数合，便将庾仲雍与庾仲容视为一人。另外，庾仲雍诸记，梁时已经流传，殷芸《小说》、释慧皎《高僧传》皆引，北魏酈道元《水经注》亦引数条，如其为梁时人所撰，则亦无被上述诸书征引的可能。

二 庾仲雍诸记流传情况与存疑条目考

（一）庾仲雍诸记流传与辑佚情况考

庾仲雍《江记》，《隋书·经籍志》言为5卷，新、旧《唐书》同。唐宋时各类书所引有作《江水记》者，其条目与《江记》同，当为《江记》之别称。《施注苏诗》卷21引“建邺宫城”条，言出庾仲雍《九江记》。建邺，时属吴，不在九江。《九江记》，当为《江记》衍误。李善注《文选》引庾仲雍《江图》两条，此二条他书皆不见征引，或亦即《江记》之别称。值得注意的是，《岳阳风土记》所引《江记》“弈屠巴蛇”条，《太平御览》卷171以及《方輿胜览》卷29皆言出《寻江源记》，《路史》言出《江源记》。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则认为《江记》《寻江源记》皆为同书之异名。但除此一条各书所引名称互混外，诸书所引《寻江源记》与《江记》再无互换者，其证据或嫌不足。庾仲雍《江记》亡后，后世不见辑本。

庾仲雍《寻江源记》，《隋书·经籍志》言《寻江源记》1卷，不著作者。《旧唐书·经籍志》言其为5卷，又1卷，《新唐书·艺文志》言为5卷。北宋《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多征引此书，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征引1条，条目与《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不同，或其南宋时仍存，《宋史·艺文志》不见著录，或亡于宋元之交。清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据《太平寰宇记》辑《江源记》1卷，共1条。

庾仲雍《汉水记》，《隋书·经籍志》载为5卷，新、旧《唐书》同。《舆地纪胜》《方輿胜览》等书征引，当其南宋时仍存。《宋史·艺文志》不见著录，或亡于宋元之交。从现存各条目看，此书所记为汉水之流向以及流经各处的地理及相关故事。庾仲雍《汉水记》后，明蒋鸣玉有《汉水记考》一书（见清傅泽洪《行水金鉴》卷74所引），是书已佚，不知其是在庾仲雍《汉水记》基础上所进行的考证还是自著新书。除各书征引外，《水经注》各卷又引“庾仲雍曰”数条，多不言篇名。但考部分条目，多记汉水之流向及其支流水域情况，其应为庾仲雍《汉水记》无疑。庾仲雍《汉水记》亡后，后世无辑本流传。另外，诸书所引又有《汉中记》1种，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汉水记》”条载：“《水经·沔水注》‘沧浪洲，谓之千龄洲’称仲雍《汉中记》。”姚振宗亦从此说。二者皆认为诸书所引《汉中记》为庾仲雍作。但观清武英殿本《水经注》所引此条，并非作《汉中记》，而作《汉水记》。并且，诸书征引《汉中记》，与《汉水记》条目皆不同，其应不为一书。

庾仲雍《湘州记》，《隋书·经籍志》言为2卷，新、旧《唐书》不见载。是书《太平御览》《岳阳风土记》等书皆引，当其北宋时仍存，南宋时《舆地纪胜》《方輿胜览》等书所引庾仲雍《湘州记》条目多与北宋时诸书所引类，或南宋时已佚。鲍远航《〈湘州记〉考证与辑补》

^① 郑彤文校对，冯国瑞辑：《秦州记》，“序”，天水县志局，1943年。

一文亦认为是书亡于南宋,^① 或为确论。庾仲雍《湘州记》亡佚后,清陈运溶《麓山精舍丛书》、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以及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分别辑得庾仲雍《湘州记》1种,条目多不同。

庾仲雍《荆州记》,史志不载,梁释慧皎《高僧传》已引。隋、唐以及北宋类书多征引,各史书、文集注亦有引用,可见其流传较早。南宋诸书所引庾仲雍《荆州记》与前代书所引类,或直接从前代书中摘引,而非目见其书,庾仲雍《荆州记》,或佚于两宋之交。清陈运溶《麓山精舍丛书》、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各辑得庾仲雍《荆州记》1种,条目亦多不同。

(二) 庾仲雍诸记存疑条目考

庾仲雍诸记,唐宋时各类书、地理总志征引时,时有与他记相混处。其亡佚以后,陈运溶、王仁俊、刘纬毅等人所辑庾仲雍诸记,具有参考价值,但诸人所辑部分条目,仍有值得商榷处。今谨将部分条目考证附于下,以期方家指正。

桂阳郴县东北五里有马岭山,高六百余丈,苏耽所栖游处,因而得仙,后有见耽乘白马还此山中,世因名为马岭。(《艺文类聚》卷7)

此条,《艺文类聚》言出庾仲雍《湘中记》。《太平寰宇记》卷117所引“马岭山者,以苏耽升仙之后,其母每来此候之,见耽乘白马飘然,故谓马岭”条,与其文字稍异,言出庾穆之《湘州记》。史志所载有庾仲雍《湘州记》2卷,并无《湘中记》,其他类书所引庾仲雍所著湘州地记亦仅有《湘州记》1种,并无作《湘中记》者。《艺文类聚》此处所引庾仲雍《湘中记》,应即其《湘州记》之误。此条内容与《寰宇记》所引庾穆之《湘州记》同,又可证庾穆之与庾仲雍为一人。陈运溶《麓山精舍丛书》将《艺文类聚》此条辑入庾仲雍《湘中记》,或不确。

九疑山在营道县,九山相似,行者疑惑,故名九疑。(《艺文类聚》卷8)

南阳刘道人尝游衡山,行数十里,有绝谷,不得前,遥望见三石困,二困闭,一困开。(《艺文类聚》卷7)

以上二条,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辑入庾仲雍《湘州记》,但观《艺文类聚》所引,言此2条皆出《湘中记》。刘纬毅当为误辑。另外,鲍远航《〈湘州记〉考证与辑补》一文中,在诸家辑本的基础上,又补辑“昭潭”及“羽瀨”2条:

岳阳有昭潭,其下无底,湘水最深处。(《初学记》卷8)

石子山西有小溪,水石映澈,名之羽瀨。昔关羽南征,顿此山下,因以为名。(《初学记》卷8)

^① 鲍远航言:“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宋元之际马端临《文献通考》及元代陶宗仪《说郛》均著录《湘州记》,这表明,《湘州记》亡佚之时代,是在南宋。”见鲍远航《〈湘州记〉考证与辑补》,《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此2条,皆出《初学记》卷8,两条内容前后并列,中以“又曰”二字衔接。但此2条《初学记》仅言出《湘州记》,并不著作者。考虑到《湘州记》除有庾仲雍作外,还有郭仲产、甄烈作2种,我们似不能简单将其纳入庾仲雍《湘州记》的范围,而应谨慎处理。

是(沔)水南至关城,合西汉水。(《水经注》卷27)

此条,《水经注》仅言为“庾仲雍云”,其所言沔水,在西汉水之左,源出武都郡,其所记为西汉水支流水域流向,应为庾仲雍《汉水记》。《初学记》卷7所引庾仲雍《汉水记》有“沔水出武都沮县,亦与汉水相合”句,与此处类,其所言或为一事。刘纬毅将其辑入庾仲雍《荆州记》,或误。

绿林山,王莽末,王匡、王常、王凤起兵于绿林山中。

南北紫盖山,在县南八十里。南者与覆船山相接。二山顶上方而四垂,若伞盖之状,常有林石皆绀色,故以紫为称。上有丹井。

当阳坂,即曹操追先主之所。

綵水,出紫盖山下。綵碧甘馨,异于常派。(《太平寰宇记》卷146)

以上4条,全为《太平寰宇记》原文。陈运溶《麓山精舍丛书》将其误辑入庾仲雍《荆州记》,考其原因,当是此4条与《太平寰宇记》同卷所引庾仲雍《荆州记》“当阳,本楚之旧邑”条前后并列,陈运溶辑时或误以为此4条并出庾仲雍《荆州记》而致误。

江陵城东北二里许有子囊墓。(《渚宫旧事》卷2)

此条,《渚宫旧事》所引仅言为“庾仲雍曰”,不著篇名。考此处所言之江陵,晋时属荆州,其应为庾仲雍《荆州记》。陈运溶《麓山精舍丛书》将其辑入庾仲雍《荆州记》,当确。

三 庾仲雍诸地记辑补

庾仲雍《江记》《汉水记》所记江水以及汉水流经各地的地理情况,对我们了解当时地理、历史等具有重要意义。但二书后世无辑本,对其条目进行辑佚,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庾仲雍其他各地记后世有辑本,清陈运溶《麓山精舍丛书》辑庾仲雍《湘州记》《荆州记》,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亦辑此两种地记。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除辑庾仲雍《湘州记》、庾穆之《荆州记》,又辑庾仲雍《江源记》1卷。诸家所辑,除部分条目存疑外,又漏辑数条,今皆补于下:

(一)《湘州记》辑补

1. 湘乡县有石鱼山,石色黑而理若鱼,开发一重,辄有鱼形鳞鬣。首尾若刻画,烧之作鱼膏,臭亦如之。(《北户录》卷1)

2. 湘州南寺之东贾谊宅有井,小而深,上敛下大,状似壶,即谊所穿井。谊宅今为陶侃庙,种柑犹有存者。(《九家集注杜诗》卷36。此条,《九家集注杜诗》引自盛弘之《荆州记》,并言庾穆之《湘州记》同此。《续谈助》卷4所引“谊宅今为陶侃庙,时种甘,犹有存者”,亦言出庾穆之《湘州记》。《齐民要术》卷10、《太平御览》卷966、《树艺篇》果部卷7所引“州故大

城内有陶侃庙，地是贾谊故宅，谊时种甘，犹有存者”条仅言出《湘州记》，不著作者，其与上庾穆之《湘州记》类，其应为庾穆之记无疑。）

（二）《荆州记》辑补

1. 晋初有沙门安世高度郢亭庙神，得财物，立白马寺于荆城东南隅。（《高僧传》卷1）
2. 舞阳有移山，山本在北峰，因风雨，一夜移为南峰。（《编珠》卷1）
3. 水出萌渚峽，南流入于临。（《水经注》卷36。《水经注》此条言为“庾仲初曰”。东晋庾阐，字仲初，并无地记类作品存世，“庾仲初”，应为“庾仲雍”之误。此处所言“萌渚峽”，在临贺县，东晋时属荆州。此条所引应为庾仲雍《荆州记》）

（三）《[寻]江源记》辑补

《[寻]江源记》各条目诸类书征引时文字稍异，诸书征引属同一条目者，仅将条目最完备者列出：

1. 景穴有嘉鱼，其味甚美，景穴出柏枝，即此山是也。（《太平寰宇记》卷149）
2. 商旅于此取石至都，输造石渚，因名采石。（《太平寰宇记》卷105）
3. 姑浦口南岸立津，讥禁行旅。（《太平寰宇记》卷105）
4. 《楚辞》所谓“巫山之阳，高丘之阻”，高丘盖高都也。（《太平寰宇记》卷148、《太平御览》卷49）
5. 南浦郡高梁山尾东跨江，西首剑阁，东西数千里，山岭长峻。其峰崔巍，于蜀市望之，若长云垂天。一日行之，乃极其顶，俯视众山，混若平原。《剑阁铭》可谓“岩梁山积石峨峨”，即述此也。（《太平御览》卷45）
6. 平康县有羊肠岭，大江发源之所。（《太平御览》卷166）
7. 江水又历汶山道，与汶水合，以其发源过岷山下，因名岷江，亦名汶江。（《舆地纪胜》卷151）

（四）《江记》辑补

1. 若城至武城口三十里者也。南对郭口，夏浦，而不常泛矣。东得苦菜夏浦，浦东有苦菜山。江径其北，故浦有苦菜之名焉。山上有苦菜，可食。（《水经注》卷35。此条，《水经注》各版本有作《江水记》者，有作《江记》者）
 2. 谷里袁口。江津南入，历樊山上下三百里，通新兴、马头二治。樊口之北有湾，昔孙权装大船，名之曰长安，亦曰大舶，载坐直之士三千人，与群臣泛舟江津，属值风起，权欲西取芦洲，谷利不从，乃拔刀急上，令取樊口薄，舶船至岸而败，故名其处为败舶湾。因凿樊山为路以上，人即名其处为吴造岷，在樊口上一里。今厥处尚存。（《水经注》卷35）
 3. 羿屠巴蛇于洞庭，积其骨为陵。（《岳阳风土记》。此条，《岳阳风土记》言出《江记》，《太平御览》卷171、《方輿胜览》卷29皆言出《寻江记》，《路史》言出《江源记》）
 4. 建邺宫城，孙权所筑。（《施注苏诗》卷21。此条，《施注杜诗》言出庾仲雍《九江记》。建邺，时属吴，不属九江，《九江记》，当即《江记》衍误也）
 5. 江中有鳖洲，长三里，与芜湖洲相接。（《初学记》卷8）
 6. 奇相，帝女也，卒为江神。（《史记·封禅书》司马贞索隐）
- 《文选》李善注又载庾仲雍《江图》两条，或是庾仲雍《江记》之误。兹列于下：
7. 姑孰至直渚十里，东通丹阳湖，南有铜山，一名九井山，山有九井，井与江通。（《文选·诗乙·游览·南州桓公九井作》李善注）
 8. 芦洲至樊口二十里，伍子胥初所渡处也。樊口至武昌十里。然此芦洲在下，非子胥所渡

处也。(《文选·诗戊·行旅下·还都道中作》李善注)

(五)《汉水记》辑补

1. 武当县西四十里汉水中有洲，名沧浪洲。(《史记·夏本纪》张守节正义)

2. 汉水出广汉；漾水出蟠冢，东流至武都而与汉水合；沔水出武都沮县，亦与汉水相合。

(《初学记》卷7)

3. 女郎山，昔有贞女栖于此山，卒即葬焉，捣衣石犹在山头。(《编珠》卷1)

4. 梁州有新妇滩、黄金滩。(《编珠》卷1)

5. 从魏兴郡至南郑城九百里有坠牛、阳都、寒泉三岭，皆极高峻。(《编珠》卷1)

6. 汉水有泉，方圆数十步，夏常沸涌，望见白气冲天，能差百病，常有数百人饮浴之。

(《太平御览》卷70)

7. 金水郡领金冈县，本金城郡，后魏改之。(《初学记》卷8)

8. 自汉口入二百里，得涓口，有村，入三百里得郑城，楚邑也。(《初学记》卷八、《锦绣万花谷》后集卷6)

9. 与氏分界于石门，仇池城去石门四百余里。(《太平寰宇记》卷84)

10. 西县有白马山。(《太平寰宇记》卷133)

11. 黄土县鸡鸣山北十五里有圣公馆，即后汉光武起义兵屯此。(《太平寰宇记》卷141)

12. 汉水自魏兴沂流一百八十里至王谷口。(《舆地纪胜》卷183)

13. (伎陵城)即木兰寨也，蜀军救孟达之所。(《舆地纪胜》卷189、《方輿胜览》卷60)

14. 县西北四十里，汉水中有洲，名沧浪洲，庾仲雍《汉水记》谓之千龄洲。(《水经注》卷28。庾仲雍《汉水记》“千龄洲”条各书不见征引，不知其完整句式为何。《太平寰宇记》卷143所引与《水经注》此条类，言：“汉水出琵琶谷至沧浪洲，即渔父棹歌处。庾仲雍《汉记》云谓之‘千龄’，亦通。”)

15. 河北有女子捣衣，中白雾而孕，羞愤自杀。(《昼史》卷60。此条，清前书不见征引，但观此条所言“捣衣”句，《编珠》所引《汉水记》“女郎山”条亦有：“昔有贞女栖于此山，卒即葬焉，捣衣石犹在山头。”或是各书征引时条目有所增改而致)

四 《水经注》所引“庾仲雍曰”条目考

唐宋诸书所征引庾仲雍地记，多著有篇名，但《水经注》卷20至卷36等所引“庾仲雍曰”数十条地记皆不言篇名，所引部分条目内容亦不完整，后代诸家所辑晋宋地记亦无对此进行辑佚、考证者，还原其各条内容及所属篇名，无疑是很意义的。本文对《水经注》所引数十条“庾仲雍曰”条目进行考证，认为其多出自庾仲雍《汉水记》与《江记》，兹列考于下。

1. 清水自祁山来，合白水，斯为孟浪也。(《水经注》卷20)

此条，《水经注》仅言为“庾仲雍曰”，不著篇名。考此处所言清水，东与白水合，流经白水郡，又同注与西汉水，其应为庾仲雍《汉水记》。

2. 涪水注之，庾仲雍所谓涪内水者也。(《水经注》卷20)

此条所言涪水，在汉水之左，南与汉水合，此处“庾仲雍所谓”应即庾仲雍《汉水记》。此条他书不见载。

3. 汉水自武遂川南入蔓葛谷，越野牛径至关城，合西汉水。故诸言汉者，多言西汉水至葭萌入汉。又曰：始源曰沔。(《水经注》卷20)

此条所言为西汉水之支流汉水之流向，汉水经武都，南与西汉水合，其应为庾仲雍《汉水记》。

4. (沔)水南至关城，合西汉水。(《水经注》卷27)

此条，《水经注》仅言为“庾仲雍云”。此处所言沔水，在西汉水之左，源出武都郡，其所言亦为西汉水支流水域流向，其应为庾仲雍《汉水记》。《初学记》卷7所引庾仲雍《汉水记》有“沔水出武都沮县，亦与汉水相合”句，与此条相似，其所言或为一事。刘纬毅将其辑入庾仲雍《荆州记》，或误。

5. 盘余去胡城二十里。(《水经注》卷27)

此条，《水经注》言为“庾仲雍曰”，此处所言“盘余”“胡城”皆在汉水之左，故应为庾仲雍《汉水记》。

6. 水西山上有张天师堂，于今民事之，庾仲雍谓山为白马塞，堂为张鲁治。东对白马城，一名阳平关。(《水经注》卷27)

此处所言西山，在西汉水支流沔水流经之武都郡，其在西汉水之左，此处所言“庾仲雍谓”应为庾仲雍《汉水记》。

7. 黑水去高桥三十里。(《水经注》卷27)

《水经注》言此条为“庾仲雍曰”，此处所言黑水，为西汉水之支流，南与西汉水合，“庾仲雍曰”，当为庾仲雍《汉水记》。

8. 垫江有别江出晋寿县，即潜水也。其南源取道巴西，是西汉水也。(《水经注》卷29)

《水经注》言此条为“庾仲雍云”，不著篇名，考其所记垫江，在西汉水之左，中与西汉水合，南流入江。此处“庾仲雍云”，应为庾仲雍《汉水记》。

9. 江州县对二水口，右则涪内水，左则蜀外水，即是水也。(《水经注》卷33)

按此条所言江州县，时属巴郡，在江水之北，其所记地理范围仅与《江记》内容相合，其应为庾仲雍《江记》。

10. 江之北岸有涂山，南有夏禹庙，涂君祠，庙铭存焉。常璩、庾仲雍并言禹娶于此。(《水经注》卷33)

此条为江水流经巴郡涂山，其所引“庾仲雍言”应为庾仲雍《江记》无疑。庾仲雍此条完整句子或为“江之北岸有涂山，南有夏禹庙，涂君祠，庙铭存焉。禹娶于此”。

11. 有别江出武陵。(《水经注》卷33)

《水经注》所引此条完整句式为“有枳县，治华阳，《记》曰：枳县在江州巴郡东四百里，治涪陵，水会。庾仲雍所谓‘有别江出武陵’者也”。庾仲雍所言之“别江”，应为延江水，其北径涪陵入江，为长江之支流，其应属庾仲雍《江记》。

12. 临江至石城黄华口一百里。(《水经注》卷33)

此条，《水经注》仅言为“庾仲雍曰”。庾氏所言临江，在枳县下游，亦在长江一线，其为庾仲雍《江记》无疑。

13. 楚都丹阳所葬，亦犹枳之巴陵矣，故以故陵为名也。(《水经注》卷33)

《水经注》仅言此条为庾仲雍所言，不言具体篇目，考其此处所言故陵，属鱼复县，时属巴东，长江流经此地，其应为庾仲雍《江记》。

14. 江水东迳白虎矶北，山临侧江滨，又东会赤溪，夏浦浦口，江水又迳也。又东径贝矶北，庾仲雍谓之沛岸矣。江右岸有秋口，江浦也。(《水经注》卷35)

此条所记为江水流势及沿江各地名，庾仲雍所言“沛岸”，应出自其《江记》无疑。

15. 山东有夏浦, 又东径上磧北, 山名也。仲雍谓之大、小竹磧也; 北岸烽火洲, 即举洲也, 北对举口, 仲雍作“莒”字, 得其音而忘其字。(《水经注》卷35)

此条所记亦全为江水之流向及途径各地地名, 仲雍所言, 应为其《江记》无疑。揣此二处“仲雍”条, 其句式似应为“山东有夏浦, 又东径大小竹磧”“北岸烽火洲, 即举洲也。北对莒口”。

16. 东径五圻北, 有五山, 沿次江阴, 故得是名矣。仲雍谓之“五圻”。(《水经注》卷35)

此条记江水之流经地名, 《水经注》仅存“仲雍谓之‘五圻’”句, 其应为庾仲雍《江水记》, 其完整句式应为“东径五圻, 北有五山, 沿次江阴, 故得是名矣”。此条, 宝祐《寿昌乘》亦引, 其言“《江表传》权使子注销征, 次于安乐, 全琮谏止之。五圻在郡东。庾仲雍《江水记》作‘五圻’”。其明言此条出庾仲雍《江水记》, 或当时此条目仍存。

17. 江水又东径南阳山南, 又曰芍圻, 亦曰南阳圻, 仲雍谓之南阳圻, 一名洛至圻, 一名石姥, 水势湍急。(《水经注》卷35)

此处所言“南阳圻”, 在长江流经西阳郡, 其应为《江记》, 庾仲雍此条完整句式或为“芍圻亦曰南阳圻。一名洛至圻, 一名石姥水”。

18. 江水又东径积布山南, 俗谓之积布圻, 又曰积布圻, 庾仲雍所谓高山也。此即西阳、寻阳二郡界也。右岸有土复口, 江浦也。夹浦有江山, 山东有护口, 江浦也, 庾仲雍谓之朝二浦也。(《水经注》卷35)

此条所言“庾仲雍”二处, 皆为江水流经各地名, 其应为庾仲雍《江记》, 《水经注》所引庾仲雍此条过简, 不知其完整句式为何。

19. 村老云百姓佐昭王丧事于此, 成礼而行, 故曰佐丧。(《水经注》卷28)

20. 须导村, 耆旧云, 朝廷驿使合王丧于是, 因以名焉。(《水经注》卷28)

以上2条, 《水经注》仅记为“庾仲雍言”, 观此条所言为沔水流经之江夏郡夏水附近事, 其南入于江, 其为庾仲雍《江记》的可能性较大。又江夏, 晋宋时皆属荆州, 又或为庾仲雍《荆州记》。

结 语

庾仲雍诸记, 在后代备受重视, 尤其是其《江记》《汉水记》所记各河道流向及其支流地理情况, 为后代治地理者所征用。明廖道南《楚纪》卷55穆风外纪将其与《史记·河渠书》并列, “若司马迁之载《河渠》, 庾仲雍之笔《江记》, 偏系一方, 匪无八表”, 虽言二书所记不全, 但较之后代地理书“纭纭沌沌, 莫之质竟”者, 仍不失其重要价值。庾仲雍诸地记亡佚后, 诸家辑佚者所记误漏较多, 就诸书条目予以考证, 可管窥魏晋南北朝地记整体发展情况之一隅, 对于了解其所记区域历史地理情况也具有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 山东大学文学院)

本文责编: 程方勇